

溫熱暑疫全書

吳門薛生白
吳正功重校

溫熱暑疫全書

庸德堂藏板

人秉天地之氣以生七感天地
之氣以病蓋氣有邪正得其正
而生長收藏以資之得其邪而
疵厲災沴以侵之夫天地之邪氣
天地之病也天地病而受其氣
者安得不病於是醒賢挺出輔
相其間軒岐而下傷寒卒病雜

病論則有南陽張仲景西醫中
之大成惜乎頻遭散失遺經不
完後之墮者各就其所長而
叢明之惟溫熱暑疫乃氣中
之太過不及與所積之異氣使
然非無人言然擇焉不精得
焉不詳類皆於邪氣感發表

裏寒熱混淆不清豈能使後
學觀之明若暗室之炬夫傷
寒之邪由皮毛而感之於外溫
疫之邪從口鼻而直入於內不
察乎此而概投以發散之劑所
誤實多唯吳又可窮究入微
曲盡其變如治時行用達原

飲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
周禹載相繼闡述其義蓋載乃
世之醫者勇於自是度而不讀
何也余生長隴右地方遼濶豈
止十里無醫是以矢世家訓凡
子弟能文之後於誦讀之餘即
窮究斯道余雖不敏承先君

子教之頗解此理久欲闡發其義
編成一帙以示子弟然自並仕以來
簿書鞅掌不暇及也適奉

命

移守吳郡薛激士一瓢吳子硯

北輯成溫熱暑疫全書蔣子率

齋為校而刻之清序於余

退食閱之竇獲我心且歎其損

繁益簡歸於至當三子之用心
可謂仁矣按是書周禹載以吳
又可為粉本而脩飾之固有
裨益於世而今又得一人為之
論定一人為之潤色一人為之
校刻居然全璧也余向有是心
而不遑削藁今得此成書有不

樂為之序乎因書數修以并
其首云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三
月平江太守隴右趙西文山
氏題於郡齋



自序

醫之道難矣哉。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
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爲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
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類。療治不得當也。則
溫熱暑疫皆熱證也。燎原之下。竟乏清涼。一滴人無
今昔。性有異同。神酣往聖。志切琳瑯。俊以一隙微明。
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色脈。以營之。未交已
交。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中古聖人。耑論穀氣盛衰。定
人生死。片言已畢。仲景叔季聖人也。既立方論。復出
不盡之藏緯。以勝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

了無剩義矣。乃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森森，具載黃芩、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爲治傷寒之法。盍思本湯旣無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自晉以來，疑鬼疑蜮，陋沿無已。如崔文行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者，爲溫病。已悖聖訓矣。又云春秋發斑欬嗽。

爲溫病至風溫治在少陰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已湯栝樓根湯葛根龍膽湯風火相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先生在黃州時頗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奚減厥罪吳氏謂傷寒壞病更遇溫熱爲溫病潔古老人傷寒名家也其子雲岐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指叔和之言爲仲景之文趙嗣真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爲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語巢氏病源遵崔文

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鍼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者。復鍼之。七日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爲主。奉爲靈寶。少移則蹶。巢龐比匪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丹溪長於溫熱。善用涼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三義。誠暗中一大炬。嘉言極口歎頌。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劉河間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入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

中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至明季
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開生面
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似可用熱遂爲嘉言所宗
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涼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先
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墳篋迭奏於晉室良由來
派不清復無面牆體認誠習焉而不察耳不然豈諸
公各自名家乃甘悖聖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證卽
金匱中濕暍氣蒸之病也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
動而得之爲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爲陰用大順冷香
諸劑豈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

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視溫熱之味爲通行之藥乎。漕憲北海林夫子爲一代偉人醫學宗匠俊立雪程門三五年間極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計部張鳳達治暑書申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聾聵於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爲疫不知非時不爲厲氣僅爲寒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尤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月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後者聖王早慮及此耳非徒

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瀉，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者，舍吳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俊幸生明備，不安苟且，日引光明之藏，志披榛莽之途，輯仲景傷寒論三注、金匱補注之餘，先將溫熱暑疫四證釐訂經文，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蒙藩憲丁夫子因戊午年時疫盛行，憫編戶之疾苦如痼癰之乃身，遂下詢疫所自始，與所爲治。惻然嘆曰：嗟乎，安得

明此理者數十輩循行救治。俾在火輪火樹夢魘心
迷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竇之中。奚止飲醍醐而稱快
哉。命急付棗以公同志。康熙己未辛月吳門周揚俊
禹載識。